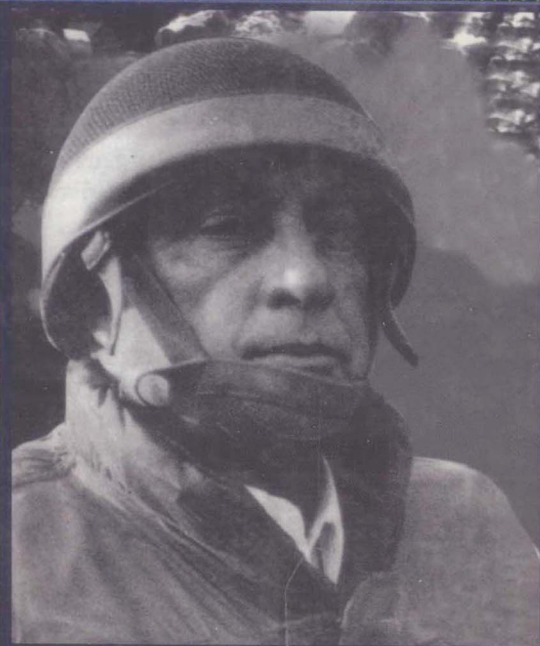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当代世界十大风云人物大传



铁 血 悍 将

沙 龙 传

付长友 /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DANG DAI SHI JIE SHI DA FENG YUN REN WU DA ZHUAN

当代世界十大风云人物大传

铁 血 悍 将

——沙龙传

付长友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复国青年	(1)
移民家庭	(1)
初出茅芦	(13)
邂逅爱人	(21)
欢呼分治	(30)
为独立而战	(40)
第二章 锋芒毕露	(52)
初立功勋	(52)
特种部队指挥官	(59)
军中精英	(67)
西奈之战	(74)
生活变故	(81)
第三章 起起落落	(84)
戎马生涯	(84)
痛失爱子	(94)
初入政坛	(99)



第四章 赎罪日战争 (106)

战争的警告	(106)
战争来临	(110)
战略决策	(115)
强渡运河	(125)
大国斡旋	(142)
再遭罢黜	(152)

第五章 政客生涯 (160)

重返军界	(160)
大选惨败	(169)
任职农业部长	(177)
推进和谈	(185)
轰炸巴格达	(196)
好战的国防部长	(206)
黎巴嫩之战	(217)
贝卡大空战	(221)
贝鲁特屠夫	(227)

第六章 重返权力舞台中心 (237)

等待时机	(237)
鏖战大选	(248)
打击对手	(251)
沙龙的胜利	(255)



第七章 纵横捭阖	(259)
艰难组阁	(259)
紧靠美国	(268)
多方外交	(278)
第八章 和平与战争	(283)
恩怨难泯	(283)
历史的难题	(290)
聚焦耶路撒冷	(295)
巴以再燃烽火	(304)
全球聚焦拉马拉	(310)
一对老冤家	(327)
附录：沙龙年表	(334)



第一章 复国青年

移民家庭

以色列第十五任总理沙龙 1928 年生于首都特拉维夫附近的卡法·马拉尔村，父母亲是来自前苏联的移民。

沙龙原叫阿里克·沙因诺曼，后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给他改名为“阿里克·沙龙”。

沙龙的父亲萨寥尔·施因纳曼曾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农艺学校深造，当过俄国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希伯来语教员，是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萨寥尔的父亲当过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为第比利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犹太工人党”，萨寥尔深受他的影响。

沙龙的母亲维拉·什涅罗夫出生在白俄罗斯莫西莱夫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在第比利斯大学医学系学习时，认识了年轻英俊的萨寥尔，她受萨寥尔思想的影响，虽然不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理解了作为抽象宗教幻想的“以色列家



园”的全部含义，因而与萨寥尔相爱结婚。

萨寥尔与维拉新婚不久，赶上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热潮。前苏联当局把大批要求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视为“分离主义者”，全部押送西伯利亚流放。萨寥尔因偶然迟到而幸免，于是决定移民以色列。1922年2月带着维拉躲过苏联安全部门的检查，在挨近土耳其的苏联著名海港巴库登上航船，经雅法来到以色列。

在希伯来语中，犹太人大规模从世界各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移居行动称之为“阿里亚”。这种移民活动最早始于1882年，当时来自俄国的由50名犹太男人和一名妇女组成的“比路第一小组”抵达巴勒斯坦。他们作为第一批现代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定居，被视为移民者先锋。之后，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号召下，犹太人多次掀起迁入巴勒斯坦的运动。从1882至1914年，有两次阿里亚，约有6.5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而萨寥尔和维拉则可归入第三次阿里亚的浪潮之中。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纲领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会决定采取下列方法：（一）．不断鼓励犹太族的农人、工匠和手艺人在巴勒斯坦定居；（二）．利用按照各地法律所成立的各地方性和一般性的机构来组织和联合所有犹太人；（三）．加强犹太民族感情和民族觉悟；（四）．采取步骤，来获得某些政府的同意，这是为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所必要的。”

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在1901年



第五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犹太国民基金会”。这笔资金来源于犹太商人的捐赠，其任务是在巴勒斯坦购置地产、造林以及建立集体化的居住区。所以，每一位犹太移民到来后均可分到一份土地，并得到先来者的欢迎和帮助。

最初的犹太居民点的建立是以每家每户为单位进行的，但这种无组织的定居方式给移民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不便。于是，第二次阿里亚时移居巴勒斯坦的一些人，在1909年于太巴列湖的德加尼亚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组织——“基布兹”。基布兹的希伯来语原意为“团体”，转意为“集体定居点”，外界也称之为“集体农场”。事实上，基布兹生产方式中所表现出的公有化程度，远比集体农场高得多。在基布兹内，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完全集体化，按需分配劳动成果，人际关系完全平等，管理方式民主化。基布兹所表现出的“公”的色彩极浓，“私”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成员存在的价值只是他们要为集体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而已。因而，在这种集体中，没有货币的流通，没有小家庭的生活情趣，不鼓励个人意愿，人们的集体观念甚至就连古希腊时的斯巴达人也难以相比。最明显的表现是孩子要与父母分居，从小到大都要生活在同龄人之中。



萨缪尔和维拉上岸后，即被一基布兹接纳。可当萨缪尔了解过基布兹的详情后，坚决要求退出。因为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同他追求的自由浪漫的田园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人推荐，萨缪尔和维拉来到了另一类居民点，即“穆沙夫”。穆沙夫是犹太移民1921年创立起来的一种不同于基布兹的团体。这里最突出的特点是生产成果归个人所有，居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干基础上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

萨缪尔和维拉定居的穆沙夫位于特拉维夫西南方向约十几英里的海岸附近，名为“卡法马拉尔”。他们的到来受到穆沙夫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很快分到了土地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尽管维拉获知要扎根于此的消息后很是不愿，但鉴于萨缪尔的坚决态度，她也只能随遇而安，况且新的生活所带来的新奇和刺激也吸引着她。

穆沙夫人对他们是友好的，但萨缪尔和维拉不久即发现自己同其他居民的区别。这些人多为工人农民出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言谈举止透着粗俗。而萨缪尔和维拉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带着浓重的知识分子幻想色彩。他们喜爱舞文弄墨，吟诗作画，有时还抚琴弹唱，而这一切也使穆沙夫人很不习惯。随着了解深入，萨缪尔发现这里的生活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土地虽归个人支配但种植的作物种类却统一安排，且统一销售。可以说，除自己家庭生活之外，居民必需处处服从穆沙夫委员会。这对生性孤傲并曾领导过轰轰烈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萨缪尔来说，实在难以适应。很快，他发现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于是他过去所追求的一切，多年的幻想在现实中破灭。

于是，萨缪尔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拒不同穆沙夫委员会合作，凡是集体规定的东西他几乎一概抵制。结果他们同村民的关系急剧恶化。

萨缪尔开始追求与穆沙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土地围上篱笆，种植一些自己喜爱的果树和农作物。他对村民有一种本能的优越感，鄙视他们的粗俗，而反过来穆沙夫人也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儒雅之气嗤之以鼻，从而使双方关系堕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最后发展为与整个卡法马拉尔穆沙夫人近乎敌对。



由于犹太移民的土地是用“犹太国民资金”购买，而土地的购买受诸多条件的制约，故每一位新移民到来后，先来者就应该自觉地分出一份土地给后来者，或者先成立的穆沙夫划出一部分土地给新成立的穆沙夫，这可以说是所有犹太移民必须遵循的一项不成文的法规，同时也是犹太人之间民族感情的一种体现。但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萨缪尔和维拉也予以抵制。

那是1925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萨缪尔去特拉维夫办事已有几日，维拉怕自己的柑橘园遭窃，遂拿起家中一支老式毛瑟步枪巡视。她偶然发现一道栏栅从自己家的柑橘园中部穿过，将其分为两块。维拉立即想到这是穆沙夫委员会设下的标志，将她家的种植园一部分分给了新建立的拉蒙特哈沙维姆穆沙夫。维拉极为气愤，跑回家中，拿来大剪刀将委员会所修的栏栅全部剪断，扔出柑橘园。



次日晨，卡法马拉尔和拉蒙特哈沙维姆的居民都发现了这一破坏事件，他们最初认为是阿拉伯人所为，因此报告了英国警察。中午，萨缪尔从特拉维夫归来，维拉马上向他谈了此事。萨缪尔也对委员会未经他们同意私自划分土地的行为感到震怒。他随后来到穆沙夫委员会质问，穆沙夫人这才知道是维拉所为，并告诉萨缪尔已报知警察局。萨缪尔感到事态严重，若按破坏罪起诉，维拉很可能入狱。他回家劝维拉放弃那部分土地了事，未料一向唯夫命是从的维拉这次坚决不让，怒吼道：“使坐牢也不能失去种植园。”经过一番僵持后，委员会最终作了让步，栏栅不再从他们的土地中间穿过，而从边缘绕过，但他们必须重新树立起破坏的栏栅。经此事后，萨缪尔和维拉与穆沙夫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1926年，萨缪尔和维拉的女儿出世，取名迪塔。两年后，儿子降生，阿缪尔为其取名阿里尔·沙因诺曼，昵称阿里克（即沙龙）。孩子的出生，并未改变萨缪尔孤傲、专横的脾气。在家中，他要求两个孩子绝对的服从，维拉几乎是夫唱妇随。据阿里克回忆，幼年时其父几乎未在他们面前露出过笑脸。对邻居家的孩子，他更是经常怒骂，令人望而生畏。

萨缪尔和维拉的生活尽管与整个穆沙夫人格格不入，但他们并未感到丝毫的压抑，相反，他们有着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属于自己的交际范围。维拉虽然破灭了继续求学之梦，但她从未将自己看成一位和普通穆沙夫人一样的农民。除参加必要的农活外，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与书信打交道中，并以此来寄托自己情感。她不仅同自己的父母姐弟保持联系，而且还与同第比利斯的同学和朋友保持着友谊，还有她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哥、塔什干的姐姐，以及在美国加州的三哥。虽然她人在巴勒斯坦，但她的精神世界却如同生活在另一群人中间。她总会将自己封闭在房子内一整天，到晚饭时才走出屋门。萨缪尔把这一天称为维拉的“信节”，并告诫迪塔和阿里克万万不可打扰。

萨缪尔同邻居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保护自己自由生活权力的抗争。在他看来，穆沙夫人生活在一种文化沙漠里。他们不懂文学，不懂音乐，是一些远离文明的人。而他则不然，离不开现代文化生活。他并非不需要友情，而是认为同穆沙夫人没有可交流的情感。萨缪尔也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居住在邻近村镇和特拉维夫，并经常在他家中聚会。每到这时候，萨缪尔就会一改往日的严厉，拉起心爱的小提琴，同朋友们通宵达旦的吟唱狂欢。可以说，他同卡法马拉尔穆沙夫人生



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

维拉和萨缪尔可以无视卡法马拉尔人的存在而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但阿里克和迪塔却无法摆脱那种孤独的困扰。由于父辈的敌对情绪，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交往。童年本应天真无邪，但他们却不得不生活在父辈营造的阴影之中。据阿里克回忆，童年时代他从未进入过任何卡法马拉尔村民的家门。这对一位孩子来说未免过于残酷。他只能同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玩耍，一旦入村，只好在小伙伴们的家门前望而却步，有时还会遭到对方父母恶意的讥讽和漫骂。

随着女儿迪塔和儿子阿里克的出世，给这对苏联移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萨寥尔、维拉发挥知识青年的特长，不仅尽最大努力使孩子吃好穿暖，而且比其他以色列人更重视孩子的文化教育，特地从特拉维夫请来家庭教师，期望女儿、儿子从小学一直上大学。这明智之举给沙龙创造了将来驰骋疆场、飞黄腾达的必要基础。



萨寥尔和维拉教子有方，从小就教育孩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沙龙学走路的时候，摔倒了也不去扶，鼓励沙龙自己爬起来继续学步。

有一次学步的时候，沙龙跌倒在地，下巴上摔了一个口子，维拉抱起儿子飞快地向外跑去，她嫌附近的以色列医生医术太低，宁肯多跑两英里路，也要找俄罗斯医生。多少年后，沙龙仍然对母亲抱着他跑那么远的路，累得气喘吁吁、衣服上满是血迹的情景记忆犹新。

每天清晨，随着红日冉冉升起，萨寥尔和维拉就把子女叫醒，跟着他们到家庭农场的田间劳动，干完了规定的农活，才带他们回家，吃维拉用自家农场里出产的东西做成的饭菜。

铁血悍将——沙龙传

沙龙一边洗手，一边高声问道：“妈妈，有什么好吃的？我可饿坏了！”

“快来看，这是什么？”

沙龙和姐姐迪塔争先恐后跑来，只见维拉翻开一本《圣经》，在上面滴上几滴蜂蜜，然后叫姐弟俩去吻《圣经》。

维拉先问姐姐：“迪塔，你有什么感觉？”

迪塔仔细品尝着说：“有股甜味。”

维拉不动声色地问儿子：“阿里克，你感觉如何？”

沙龙咂摸着滋味说：“甜甜的，美极了！”

维拉满意地点点头说：“完全正确，书本来就是甜的嘛！”

维拉津津有味地给两个孩子讲起犹太人自古就有死后也要读书的优良传统，据一本名叫《虔诚者的书》记载，古时候犹太人的墓园里总会放着书，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死者就会从坟墓中爬起来看书，他会生活得更智慧。

维拉回头问女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家的房子失火被烧毁，你带什么东西逃跑？”

迪塔想了想回答：“钱。”

“为什么？”

“好买东西吃。”

维拉摇摇头，又问儿子：“阿里克，如果我们家的财产被盗贼抢光，你向外跑时带什么？”

“钻石。”

“为什么？”

“钻石好携带呀！”

维拉再次摇头，两个孩子左思右想，得出的答案都被母亲否定了。



沙龙一头钻进母亲的怀里撒娇说：“那么，你说该带什么？谁那么傻，连金钱和钻石都不要了？”

维拉微笑着摸着儿子的小光头，又把女儿迪塔拉到身边，做揭密式的回答：

“孩子们，你们最先考虑要带走应该是智慧。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只要你还活着，智慧就永远跟随着你，无论逃到什么地方，你都不会失去它！”

沙龙眨巴着明亮的小眼睛又问：“妈妈，怎样才能得到智慧呢？”

姐姐迪塔乖巧地抢先回答：“我猜到了，是读书！”

在一旁静静干活的萨寥尔这时候插话了：“对极了，我再问你们：赫黑姆和富翁谁伟大？”

沙龙学乖巧了，晓得“赫黑姆”是智慧人之意，就抢先回答：“当然是赫黑姆！”

“为什么？”萨寥尔、维拉异口同声问道。

小沙龙歪着小脑袋振振有词回答：“因为赫黑姆知道金钱的可贵，但是富翁却只知道捞钱！”

萨寥尔和维拉对儿子的聪明，都感到非常高兴。

沙龙这时大叫起来：“妈妈，光有智慧不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维拉含笑回答：“阿里克，妈妈早做好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维拉说着，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饭桌，沙龙一看就马上跳脚欢呼：“妈妈真好，给我做了最好吃的饭！”

姐姐迪塔上前一看，原来是她和弟弟都特别喜欢吃的米饭、花生和山药做的菜，两人马上香甜地吃了起来。



铁血悍将——沙龙传

这种饭菜虽然营养较差，但是两个孩子却狼吞虎咽，吃得分外香甜，尤其是沙龙胃口特好，个子长得很快，也很肥胖。萨寥尔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道：“阿里克，怪不得小朋友们都喊你小公牛呢！”

维拉看着儿子那胖乎乎的屁股和大腿喜笑颜开，想到儿子因肥胖成了小伙伴们嘲笑的对象，给他起了个“小公牛”的绰号。沙龙对“小公牛”的绰号并不反感，他还经常拿自己的腰围开玩笑：“看啊，我都变成大油桶了！”

早饭后，沙龙就急急忙忙溜小跑赶往卡法·马拉尔村头的海滨公路车站，等候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坐一个小时的汽车，再步行几千米才能到达他就读的学校。他身强力壮，对此毫不在乎。

由于贪玩，沙龙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是玩游戏、踢足球，他却是一把好手，几乎各个体育项目，他都是比赛时离不开的主力。

下学后回到家里，沙龙必须先做农活，然后才能坐下来写作业。萨寥尔和维拉对子女的作业一丝不苟，每次都要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错误就给予惩罚。

做完作业，萨寥尔常把子女叫到跟前，滔滔不绝地讲述犹太人的艰辛奋斗历程，给孩子们灌输对阿拉伯人的警惕和不信任感。

从沙龙六岁开始，萨寥尔就交给他一根大棒，让他到自己家的农场果园搜寻胆敢悄悄跳进来偷窃的阿拉伯孩子，凶狠地对沙龙说：“对他们不要客气，抡起大棒狠狠地教训他们！”

沙龙不解地问道：“那不好吧？有些小朋友家里穷，吃不饱肚子，怪可怜的，就让他们吃一点吧！”



萨寥尔狂热的犹太宗教复国主义思想和对阿拉伯人的狭隘偏见思想，使他暴躁地训斥道：

“不行！你懂什么？为了我们犹太人的生存，对他们不能讲道理，只能用大棒和拳头讲话！”

作为严厉的父亲，萨寥尔经常对儿子进行专制主义教育，要求儿子绝对服从，否则就暴跳如雷，毫不客气地对沙龙进行蛮不讲理的体罚，拳打脚踢，直到儿子毫无条件地接收为止。

萨寥尔经常告诫子女，在以色列这个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遇到困难不要畏惧，要机智灵活、坚定不移。

沙龙经常看到，父亲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激烈地与邻居争吵，几乎与全村的人都吵过架，甚至挥动拳脚诉诸武力。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不自觉地站在父亲一边。

于是，沙龙养成了绝对服从父亲意志的习惯，学会了不惜一切代价地关心和保护家庭财产，满足于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经常提着一根大棒，在他家的果园四周巡视，不时威风凛凛地挥舞手中的大棒，在阿拉伯人面前逞威风，因而被称为“大棒小子”。

日久天长，萨寥尔把他的自私自利、暴躁蛮横和对阿拉伯人的偏见逐渐地传给了儿子。

沙龙也确实从“嗖嗖嗖”在空中挥舞的大棒中，尝到了威胁他人得到的甜头，形成了沙龙性格中粗鲁暴虐、反复无常的一面。

母亲维拉经常教育子女，因为移民和贫穷，必须学会自己奋斗，学会照料自己的一切。

沙龙受到母亲的影响较多，当时是一个勤劳青年。他与家



境富裕的一些同学不同，放学后他必须先要干父母分配的家务活，然后才能坐下来写作业。

1941年初，在小学毕业后，13岁的沙龙被父亲送入特拉维夫的一所中学就读。离开卡法·马拉尔去城里上学是沙龙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对这一全新的环境感到既崭新又刺激。在这里，他终于摆脱了在村子里上小学时的那种孤立感。

每日清晨，沙龙都在卡法·马拉尔村头海滨公路上等候去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这需要大约一小时的车程。下车后，他要再步行一小时才能来到他所就读的学校。由于沙龙身体健壮，每日走上几小时对他来说实在是无所谓。

虽然这一时期沙龙生活的小圈子充满乐趣，但当时的整个世界形势却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在沙龙到特拉维夫上中学的一年前，即1940年，希特勒已占领了整个西欧，不仅将英国人赶出了欧洲大陆，而且其潜艇封锁几乎将英伦三岛窒息了。1941年初，德国开始插手北非，希特勒将其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隆美尔派往沙漠，迅速扭转了北非轴心国的不利局面。随着埃及前线战事吃紧，巴勒斯坦地区也笼罩在一片战云之中。

战争开始成为特拉维夫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沙龙也不例外。他和同学们都十分关注各地的战事，为盟军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然而，希特勒进攻的频频得胜却又让他们感到充满了战争危机。随着同盟国部队进入巴勒斯坦，沙龙已经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存在，并为此感到新奇和兴奋。这些部队有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希腊人和戴高利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人等。在1942年，一支自由波兰军队进驻到特拉维夫，他们随队还带来了几千名妇女和孩子。每当下课和放学后，沙龙和同学们都到海滩和马路上同漂亮的波兰小女孩玩耍。不久，波兰

